



林雅翎

2017年4月28日夜晚, 翻译家林雅翎女士因肺癌在巴黎辞世, 年仅59岁。消息传来, 我禁不住流下眼泪, 陷入无尽的悲伤。

任何悲伤, 都是一种感怀。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与林雅翎女士, 并算不上亲友, 只是近年来因傅雷翻译奖而共事, 那泪水从何而来?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惺惺惜惺惺吧。

最早知道林雅翎, 我还在巴黎当学生。经朋友介绍, 在瑟伊出版社找到一份中国文学方面审稿的零工。瑟伊的强项是人文社科, 以出版罗兰·巴特等人出名。但作为一家能够在龚古尔奖评选时“三分天下”的大型综合出版社, 瑟伊也试图在文学上有所发展。比如从加利玛出版社挖走著名作家帕斯卡·基尼亚尔。中国文学的出版, 则真的是他们的弱项。我也没有多少稿子可读。但有一天, 主管文学类的梵森·巴尔岱先生交给我一份稿子, 是莫言的《十三步》, 我记住了译者的名字: Sylvie Gentil。她的中文名字是我后来回到中国以后才知道的。

因为我们注定要真正相识。

2009年, 傅雷翻译奖设立。林

雅翎成为最早的法方评委之一。傅雷奖迄今已逾八年, 其中, 因为种种客观原因, 法方评委的构成最不稳定, 而林雅翎一直是固定的核心评委。她的存在, 对我来说, 一直是一颗定心丸, 因为她的专业, 她的正直, 以及她对中方评委的尊重。前年, 由于家庭原因, 她需要去德国生活, 一度提出不能继续担任评委, 我尽力挽留, 提出可以邮寄作品, 评奖时出机票请她来回等“特殊待遇”, 只要她能够不离开评委。后来, 她兴奋地对我说, 她自己解决了问题, 可以在评审和颁奖等最重要的时刻, 留在北京, 这才让我松了一口气。作为一位专业的翻译家, 她虽然从未从法语到中文翻译整部著作, 却对翻译一道了然于心, 善于将心比心, 锐利地看到译作的长处与缺陷。她是一个纯粹的译者, 不关心与评审无关的事情。正是对她的了解, 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主动辞去担任了好几年的傅雷翻译奖评委会主席, 转为评委主席, 专心于傅雷奖的发展, 关注它在中国境遇中的生存, 与法国使馆的关系, 以及傅雷奖的品牌, 等等。我渐渐意识到, 这些都是评委们无需考虑, 也不愿意去考虑的事情, 同时, 又必须有人去考虑。她非常理解我, 在一些关键时刻, 表达出真正的支持。去年, 经过我的再三延请, 她答应担任第八届傅雷翻译奖评委会的主席, 让整个评委会欢喜、雀跃。每一次的评审, 每一次的发表意见, 都看出她的尽心尽职。面对媒体时, 本不擅长言辞的她, 以自己的专业理解, 以及从内心发出的对翻译的热爱, 征服了所有采访她的记者。

弘扬翻译, 在当今中国, 本来

感伤与感怀——纪念中国文学的法国摆渡人林雅翎

■董 强

就是一件艰难之事, 往往如逆水行舟。有同道的支持, 是从从事这项事业的乐趣甚至补偿之一。而今突然失去一位有如此品质的、令人尊重的同道中人, 我的泪水也就不是没有缘由的了。

我对林雅翎的尊重, 当然不止于共事。只要读她的译作, 就会发现, 她是一个真正做到了“拿来主义”的译者。近年来中国媒体开始知道她, 是因为莫言得奖后, 人们发现, 她是《红高粱》的法文译者之一。于是她被誉为了莫言的“翻译女神”。其实, 她的真正可贵之处, 在于她的敏锐。她从不追星, 而是以自己的文学感受, 根据自己与作者交流, 超前于大众, 超前于媒体, 甚至超前于一些批评家, 果断、坚决地将自己喜爱的作家, 高水平地翻译到法语世界。这样的一种姿态, 以及行为, 是翻译家最为可贵之处, 也使得翻译成为一门远远高



林雅翎译法文版《红高粱》书影

于工具、机械的美学和文学行为。

林雅翎最早踏入翻译, 并非通过文学, 而是电影字幕。1980年, 作为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学生(她的几位同学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翻译), 她获得了一个到中国实习的机会。经朋友介绍, 她成为中影公司的外国专家, 主要从事电影字幕的翻译。她经常清晰地回忆起最早为陈凯歌的《黄土地》翻译字幕的情景。她必须把字幕翻译得简洁、清晰, 然后由一些完全不懂法语的技术工人直接制作到原版的胶片上去。后来, 她还为张艺谋的《红高粱》做过字幕翻译。1987年, 她发现当时的中国电影对她不再产生吸引力, 就离开了电影界, 进入一家杂志担任外国专家。这时候, 她翻译了人生第一部短篇小说: 邓友梅的《烟壶》。这为她后来的翻译打下了良好基础。经过另一位朋友的介绍, 她还翻译了张辛欣的作品, 收入一部短篇小说集《北京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 她开始了走上了成熟的翻译之路。在作者的选择上, 她开始完全依据自己的判断力。

回顾林雅翎的所有翻译,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条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这里也许并不涉及一般文学史上会收入的所有作者, 甚至会触及到一些“地下文学”, 一些敏感的题材。然而, 总体上来看, 她近三十年的译作, 无不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可以让西方读者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中国, 而这是引起人们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的兴趣的重要条件。从刘索拉到虹影, 到田原, 从李洱到冯唐, 尤其是通过对莫言的作品在法国的最早介绍, 她作为一个热爱中国, 以至于将自己的命运和生活紧紧与中国联系在一



林雅翎与本文作者在一起

起的翻译家, 从未像某些汉学家一样, 重古典文学而轻当代文学, 将中国的当代文学视为垃圾, 尽管她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启蒙老师, 无论是程抱一, 还是班巴诺, 都是古典文学方面的专家。相反, 她身上的人性之光, 让她与近三十年来中国同命运, 她成为作家的知心朋友, 并通过这种对作家的了解, 达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她常说, 在中国, 作家与作品往往是一回事。

翻译是一件最难达成共识的工作。林雅翎是一位不遗余力的翻译的实践者, 她没有什么深奥的翻译理论, 却每每奉献出上乘的译作。她对翻译最大的领悟是“交融”, 即译者必须与作者交融在一起。她从不过于强调文化的差异性, 过于强调译者的主观性, 而是通过所有语言和艺术手段, 让译文产生出原作般的美学效果。她高超的翻译水准, 使得她获得了作者

的友谊, 读者的尊敬。2010年, 她荣获法国的翻译大奖。她的去世, 真的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一大损失。

痛定思痛, 聊可告慰的, 是两件事。一是早年的我, 在不认识她的情况下, 让她翻译的《十三步》得以顺利地在瑟伊出版社出版。这也给后来莫言的其他几部著作, 如《酒国》和《丰乳肥臀》在同一出版社面世, 开辟了道路。二是去年居然成功劝说她担任了第八届傅雷翻译奖评委会的主席, 使得媒体与同事们, 都有机会看到了她真正的风采。法国使馆请来的摄影师和摄像师, 为她留下了影像, 让我们可以永远记住她最灿烂的那些时刻, 记住她在人世间的“天鹅之歌”。

(本文作者为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外籍终身通讯院士)

欧洲最早的医学院——萨莱诺医学院的兴衰

■季珊珊

坐落于意大利南部的海港小城萨莱诺气候温和、风光旖旎, 盛产矿泉水, 凭借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世纪欧洲的疗养胜地, 欧洲各国以及非洲、亚洲地区人民纷纷慕名而来。纷至沓来的医生在此地交流、讨论, 并建立了欧洲最早的医学院——萨莱诺医学院。这所享有“希波克拉底之城”美名的医学院吸引了众多前来求学、治病之人, 并同巴黎医学院、博洛尼亚医学院一起成为中世纪最早的三所具有大学雏形的学院。

萨莱诺最早是在公元2世纪时期作为罗马的一个殖民地建立起来, 公元6到11世纪落入伦巴第人的统治之中, 在经历了短暂的曼人统治时期之后于1130年正式成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的一部分。虽然萨莱诺早期历史上不断有战争和外邦的侵略, 但由于地理位置优越, 因此与地中海东部各国的商业关系从未间断, 并作为意大利地区的一个贸易中心与农业生产基地日渐繁荣。

萨莱诺医学院建立的具体情况尚无定论, 关于它的记载最早见于萨莱诺作家阿尔凡努斯(Alpharus)作品中, 他认为, 公元7世纪时, 一直致力于慈善救助的本笃会僧人出资建立了萨莱诺医学院。但德·伦齐(De Renzi)认为“萨莱诺医学院由一位犹太人、一位希腊人、一位拉丁人以及一位阿拉伯人共同建立。”这听起来不免有些离谱, 为何偏偏是由这四类人一起建立医学院的呢? 结合历史就不难理解其缘由。6世纪, 狄奥多里克死后, 东哥特王国逐渐走向衰落。公元535年, 狄奥达赫德发动政变, 随即对东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宣战。接下来20年的岁月中, 意大利半岛备受蹂躏, 哥特战争最终以东哥特王国灭亡告终。意大利作为东罗马帝国的行省继续存在, 查士丁尼在意大利文化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拉丁语、希腊语等不同的语言得以在意大利传播。公元7世纪, 伊

斯兰势力从红海一直扩张到亚得里亚海, 意大利南部不断遭到阿拉伯人的骚扰。到公元843年, 阿拉伯半岛的摩尔人已控制西西里岛的大部分地区, 并在萨莱诺等地建立了殖民地。另外, 据记载, 公元950年有许多犹太人在萨莱诺地区定居。借此, 不难看出为何记载的是由犹太人、希腊人、拉丁人、阿拉伯人创建医学院的。虽然德·伦齐的说法值得商榷, 但不可否认萨莱诺医学院是多元文化交流下的产物。

早期西方的医学知识主要来源于修道院医学, 其中以由本尼迪克特建立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最为有名, 而萨莱诺医学院与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仅相距80英里, 修道院保存的医学书籍、医学知识自然为萨莱诺医学院所用。虽说萨莱诺医学院与修道院之间联系密切, 但它并不受教会控制, 也没有按照教会学校的体制进行教学活动, 而是有自己严格的教学规定: 三年的大学医学课程以及不少于四年的实习; 各阶级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参与到医学学术的讨论之中, 教师和学生兼有教徒和非教徒; 还有不少女教师、女学生。这一时期的萨莱诺医学院使用的教科书虽仍以希腊、拉丁文医学书籍中的摘要、残篇为主, 但已经摒除了占星术治疗法, 注重药物治疗。萨莱诺医学院俨然具有非宗教性质的特点, 是一所独立于教会外的世俗类学校。

二

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似乎已经将希波克拉底、盖伦的医学思想遗忘, 在东方, 他们的医学书籍被翻译成阿拉伯语, 融合到阿拉伯医学之中, 在西方却被束之高阁, 藏之秘府。不过11世纪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内掀起的医学文献的翻译运动打破这一局面, 也拉开了萨莱诺医学繁荣的重要序幕。一部分作家开始翻译拉丁语或希腊语的医学著作, 主要涉及对人们饮食、尿液、发烧和药理的研究, 以及如何将医学手册中的标准理论运用到教学和实践之中。还有一部分译者翻译阿拉伯医学书籍, 阿拉伯医学不仅继承了希

波克拉底的医学传统而且通过与希腊、波斯、拜占庭、中亚各民族和唐代中国的科学文化交流使医学具有了浓厚的东方色彩。其中以康斯坦丁诺斯(Constantine Africanus)的译著尤为重要。他是迦太基人, 一直醉心于医学, 曾在印度、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地游学, 然而在学习有所返回迦太基时却为小人物陷害用巫术被逐出该国。不过他翻译的医学作品为萨莱诺公爵罗伯特·斯卡卡尔所看中, 并被邀请作为公爵的医生, 此后就职于萨莱诺医学院, 后又在主教维克多三世的感化下皈依基督教, 成为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修士, 并在修道院内专心著书。在修道院的20年间他虔诚翻译阿拉伯和希腊的医学作品, 促进了意大利医学的进步, 为萨莱诺的繁盛带来了可能。

11世纪的医学翻译运动使新的医学文本得以兴起, 这是古代欧洲医学的一次重生、一个新的起点。到了12世纪的萨莱诺俨然成为一个在地中海传播医学思想和医学产品的中心, 基督教历史学家有记载: “罗马没有比这更豪华的城市; 它坐落在船舶、树木、葡萄酒和大海之间; 这里拥有各种水果、坚果和华丽的宫殿; 这里也生活着美丽的女人和搞政治的男人; 城市的一部分延伸到平原, 另一边在山里; 你的渴望来源于周围各个城市, 无论是大地还是海洋。”萨莱诺医学院的发展也进入黄金期, “医学几乎繁荣到在那里没有不可治疗的疾病”, 甚至不少名人、贵族也慕名来此就医。有传闻称, 罗伯特公爵在1099年的十字军东征中不幸负伤, 正是得到萨莱诺医生的救治才得以痊愈。还有不少萨莱诺医生前往宫廷, 担任宫廷御医。

三

最值得一提的是, 萨莱诺医学院是中世纪女性医学的大本营。这所学校不仅招收女性学生, 而且还聘用女性医生做教师, 甚至开设了妇科病专业。此举开创了女性接受系统医学教育的先河。其实女性接受医学教育的传

统从希腊罗马时期就存在, 当时盖伦处方中就不乏引自女医生的处方单。但女性有机会接触专业医学培训确是在此得到发扬, 当然, 这也是因为医学院深受本笃会影响, 本笃会向来重视女性的地位, 最初教士的职位就不局限于男性, 女性也可以担任教士一职。圣本尼迪克特姐姐建立的女修道院就为女性提供医学的机会, 并组织她们在专业的医学院学习。

最有名的女医生、女教授莫过于生活在11世纪的特罗特拉(Trocula), 她的家族可称得上是医学世家, 丈夫普拉蒂利阿斯一世及其子普拉蒂利阿斯二世、其孙普拉蒂利阿斯三世皆是萨莱诺医学院的教授。以她名字命名的《特罗特拉》被视为中世纪晚期女性生理学和病理学观念的基础。该书是有关女性疾病与健康、美容的纲要, 主要包括《妇女的状况》《女性疾病的治疗》《女性的美容》三个部分。《妇女的状况》对女性月经和生育问题分析详尽, 其中不乏关于妇女妊娠期疾病的经验之谈。《女性疾病的治疗》则是对妇科病中常用治疗办法的记录。最为有趣的是《女性的美容》对女性身体各部位的护理的记载。书中几乎对女性每个身体部位的美容需求都有相应的处方, 处方中常出现的玫瑰、蜂蜜等至今仍仍是女性化妆品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萨莱诺医学院的外科也十分著名, 尤其是解剖学, 但由于中世纪教会反对解剖人体, 学校解剖课都以动物尸体作为教学范本。12世纪的外科常用教科书是《班尼格外科学》, 这是根据许多医生的笔记、备忘录、处方、摘录汇集而成, 其中不仅有理论问题、还有诊断、实践处方、手术技巧等。萨莱诺的内科中的生理学和病理学建立在希波克拉底的四种体液学说基础上。该学说认为, 人体含有四种不同的液体, 即血液、粘液、胆汁和胆汁。血液热、湿; 粘液寒、湿; 胆汁热、干; 胆汁寒、干。四种体液配合恰当, 身体便健康, 否则就会出现疾病。诊断通常根据痛苦、发热、脉搏或者尿液来进行判断。

萨莱诺医学院的医学思想成果以诗歌的形成在欧洲各地传颂, 这部名为《萨莱诺卫生管理》的医学诗歌最初写于12世纪初, 融合一代又一代的萨莱诺医学思想, 全诗共3500行, 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是对卫生、饮食的建议和对不同疾病所需药物的介绍。以下为节选:

静养营养, 祛病良方。
清晨宜早起, 不分冬与夏;
净面用冷水, 凉些何须怕,
醒脑复明目, 卫生实无价。
梳龋刷牙齿, 一日不可差。
放血身勿暖, 出浴应加纳。
饭后忌呆坐, 散步助消化。
昼寝无伤大雅, 久睡必然伤身;
招来伤风寒热, 四肢酸痛头疼。
饮食营养重要, 多血却因过饱。
晚餐尚未消化, 贪吃造成苦恼。
不饥不饿不食, 祛病延年到老。
口水涓涓排出, 此时进餐正好。

萨莱诺学校给出的生活习惯建议与现代我们对健康生活的认知已无二致。另外, 受到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影响, 萨莱诺医学院还重视医生职业道德, 要求医生在检查时关心病人精神状况, 和病人聊家常等等。医生们还需格外注意病人的心理状况的影响, 他们建议病人在见医生前要忏悔、接受教会的圣餐, 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学校所有的学生老师都以《萨莱诺卫生管理》为标准, 必须将其内容熟记于心并作为行医准则。随着诗歌的吟唱, 萨莱诺医学院在欧洲名声大噪。

四

13世纪的萨莱诺医学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衰退期, 这与那不勒斯大学的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二世不无关系。腓特烈二世与萨莱诺的恩怨可追溯到其父辈时代。其父亨利六世凭借西西里王国合法继承人的身份1191年进攻意大利南部地区, 萨莱诺随即宣布投降, 然而亨利六世返回伦巴第后, 萨莱诺就背叛了他并将王后康斯坦丝交给了对手西西里国王坦克雷德, 这无疑引起了亨利六世的

怒火。1194年亨利六世在巴勒莫加冕为西西里国王, 正式征服南意大利后, 就极力打击萨莱诺。腓特烈二世自然是继续贯彻父亲的政策, 从教育上剥夺萨莱诺的优势地位。萨莱诺医学院可谓是受到萨莱诺地区的背叛的连累, 从此时已现衰退之兆。

以腓特烈二世为代表的王室的干涉导致萨莱诺医学院面临许多困难。腓特烈二世要求所有未来的医学学生在开始为期五年的医学学习之前先学习三年的逻辑学, 还要求萨莱诺的外科医生要精通解剖学。在学生完成医学学习之后, 会从教师那里得到证明书, 然后举行一个由王室规定的考试, 如果他通过了考试, 就授予他一个行医或教学的许可证。尽管王室或教会的支持是必要的, 但是也致使萨莱诺医学院未能实现对医学教学与实践的自主控制, 甚至还出现了买卖文凭的情况, 损害了医学院的声誉, 它的权威性随即遭到人们的质疑。萨莱诺医学院在挣扎中又生存了多年, 但与博洛尼亚等新型大学一比就黯然失色, 最终难掩衰颓之势, 于1811年由拿破仑正式将其关闭。

萨莱诺的衰退原因在于其既先天不足, 后又失失调。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机构, 萨莱诺大学在草创时期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其影响力十分有限。直到1231年, 该校才得到执政者的认可。之后, 由于管理水平低下, 教育思想固守旧, 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保护智力活动和促进发展的机制, 导致了学校的衰败。而它自身的政治困境也致使它成为各种相互争斗的派别之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虽然当初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萨莱诺医学院已然不复存在, 但它作为最早的医学院, 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医学教材, 促进了医学思想的宣传、普及, 还建立了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医学教育系统, 然而这样一所以现在最为盛名的哈佛大学还要早上一百年的医学院却为人们所淡忘, 极少提及, 也不被认为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不免让人唏嘘不已。